

多語教育怎麼「行」！？

以荷蘭菲仕蘭三語學校的推動經驗為例

周一銘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劉孟婷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語言不僅是知識的載體，也是學習本身的基礎。學生學習語言，也透過語言來學習（Halliday, 1993）。本文「語言」、「語言教育」和「多語教育（multilingual education）」採廣義定義，兼指口語和書面語這兩種主要形式。在多語環境中，具備母語（或本土語言）和外語（或國際語言）能力更顯重要。許多實證研究指出，多語者（或雙語者）比起單語者有更好的規劃、專注、短期記憶和控制衝動等大腦能力，能更有效率解決複雜認知任務（Poarch & Hell, 2012; Poarch, 2018）。以學生母語進行教學，有助於提升學生對科學概念的理解和學業表現（Charamba, 2021）。掌握母語的能力有助學習其他語言（Gastmann & Poarch, 2022）。學習外語有助於日後處理特定社會認知任務，且此效應與童年智力或社會階級無關（Cox et al., 2016）。易言之，多學一種語言，對學習成長和職涯發展有極大助益。

民眾的語言態度對教育政策、制度設計和教學模式有深遠影響。Ellis（2006）指出，單語主義的教育制度中，某一特定語言佔據了大部分課程時數，且作為絕大部分學科之教學媒介（medium of instruction）。本土族群語言、乃至國際語言，均無舉足輕重，甚至被禁止使用。單語主義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成為能流利使用特定語言的人，認為其他語言的學習是族群自己的責任，不應該納入學校課程；Cenoz & Gorter（2010）提到，多語主義的教育制度中，會使用兩種以上語言進行課程教學，且每個語言皆受到同等重視。多語教育常以官方語言以外的語言作為教學媒介，其目的是讓學生能使用兩種以上的語言溝通。

當前臺灣面臨如何在語言教育中兼顧本土語言復振和國際語言能力提升等課題。多語學習的重要性，文獻中已有相當多的討論。然而，現有研究聚焦語言多樣性、語言人權、族群融合或市場競爭力等辯證和觀念啟蒙（李岸勤，2022；張學謙，2020；陳依玲，2008；Enever & Moon, 2009），較少論及如何發展多語教育，以及如何在學校課程安排中平衡各語言學習。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是探討菲仕蘭三語學校的發展脈絡和推動策略，以為我國借鏡。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彙整分析研究報告、政府書刊、法律規定等資料，最後提出政策建議。

二、菲仕蘭三語學校的背景脈絡

菲士蘭省（Fryslân）位於荷蘭北部，自古至今皆為一多語地區。菲士蘭語是荷蘭官方語言之一，也是菲士蘭省的通用語。14、15 世紀，菲士蘭語曾被廣泛使用於書面文字，但並非唯一語言。當時的抄寫員多精通菲仕蘭語、荷蘭語和拉丁語（Gorter et al. 2008）。然而，16、17 世紀以後，菲士蘭語的社會地位開始下滑，書面用法也開始流失。當時政府機構開始以荷蘭語為官方書面語言，而菲士蘭語則限縮為一般民眾口頭交流的語言，一度面臨失傳危機（Buczek, 2019）。直到 20 世紀隨著歐洲多語主義抬頭，基於語言保存及復興的宗旨，菲士蘭省政府將菲士蘭語納入學校教育，語言教育政策更從消極過渡漸趨積極。菲仕蘭語開始被大量運用在政府、司法、教育、媒體、音樂、藝文、宗教、體育等領域，重新獲適當地位（Gorter et al. 2008）。

1907 年，菲士蘭省政府第一次提撥金費推動菲士蘭語課後教學。1937 年，荷蘭修訂《初等教育法案》（Primary Education Act），為菲士蘭語－荷蘭語雙語教育提供了法源依據（Bayat et al., 2022）。1950 年代菲士蘭地區許多小學開始提供雙語課程，菲士蘭語也被允許列入小學學科選修課程（Ytsma et al., 2007）。1960 年代菲士蘭地區 20% 的小學成為雙語學校（Gorter, 2008）。1980 年，菲士蘭語成為該省小學必修科目。然部分地區若通行其他方言，則可申請免除教授菲士蘭語（Gorter, 2008）。菲士蘭語教育的推動在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達到鼎盛。隨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因應國際化需求，融合菲仕蘭語（當地語言暨第二官方語）、荷蘭語（第一官方語言）與英語（國際語言）的三語學校實驗計畫（Trijetalige Skoalle）在 1997 年應運而生。三語學校教育旨在透過語言科目、教學媒介的配置及環境營造，兼顧三種語言的學習。由於符應社會需求，該計畫規模不斷擴大。計畫一開始只有五所小學參與。2006 年，進一步發展成「三語學校網絡」（The Network of Trilingual Schools），以吸引更多學校加入。截至 2022 年，已有 79 所學校參加，參加學生人數約佔菲仕蘭省小學生總數的 20%（Riemersma, 2023）。

三、菲仕蘭三語學校的推動策略

（一）由下而上的語言教育改革

菲仕蘭語言教育改革整體趨勢是民間、地方先行，中央政府配合進行法規調整和資源整合，主要策略包含：（1）政府協作。儘管沒有法源依據，在菲仕蘭省政府補助下，1907 年起開始在學校教育中進行菲仕蘭語課後教學活動（Gorter & Van der Meer, 2008）。荷蘭政府於 1981 年通過《初等教育法》，菲仕蘭語成為該省小學必修課程和教學媒介。（2）公私協力。1997 年，菲士蘭的三語學校計畫一開始是由民間語言教育機構菲仕蘭語言中心（Taalstrum Frysk）及菲仕蘭學院（Fryske Akademy）推動及執行。2006 年，官方頒授證書

「三語學校證書」(Trijetalige Skoalle) 給參與學校。(3) 實驗教育。1950 年，有 9 間菲仕蘭小學開始實施雙語實驗教育 (Krol, 2003)。1970 年，荷蘭通過《實驗教育法》，提供個人教育法框架之外的實驗教育與公共資金支持。(4) 語言賦權。視培養學生多語能力為賦權，各種語言發展相輔相成。2014 年，通過《初等教育法等修正法 (菲仕蘭語教育)》，大幅放寬菲仕蘭語和外語作為教學媒介的限制。荷蘭菲仕蘭語言教育改革策略，如圖 1 所示。



圖 1：荷蘭菲仕蘭語言教育改革策略

(二) 健全法令規範與明確教育目標

表 1 說明荷蘭歷年多語教育關鍵法案及其相關內容。

表 1：荷蘭多語教育關鍵法案及其相關內容

時間	法案	相關內容
1920	《初等教育法》	荷蘭語為必修課程；外語為選修課程
1937	《初等教育法修正案》	允許菲仕蘭語作為高年級荷蘭語課程一部分，但僅限於閱讀教學
1981	《初等教育法》	菲仕蘭語成為菲仕蘭省小學必修課程，並可做為小學所有年級教學媒介
1985	《初等教育法修正案》	英語成為荷蘭小學必修課程，每週一小時
1992	《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	承認菲仕蘭語為少數語言，提出 48 項措施，保護、推廣菲仕蘭語
2014	《初等教育法等修正法 (菲仕蘭語教育)》	大幅放寬學科授課語言限制

荷蘭逐步健全法令規範，是多語教育發展的重要基礎。1920 年《初等教育法》(Lager Onderwijswet, 1920) 規定荷蘭語為必修的語言科目，外語是以選修方式進行教學，而菲仕蘭語被排除在正式課程之外。1937 年，允許菲仕蘭語作為高年級荷蘭語課程中的一部分。1981 年，菲仕蘭語正式成為菲仕蘭省小學必修課程，且可做為所有年級教學媒介。1985 年，英語課成為小學必修課。1992 年，荷蘭簽署《歐洲區域或少數民族語言憲章》後，更加積極保護、推廣菲仕蘭語。1993 年，荷蘭教育部訂定語言學習目標，小學結束前應掌握菲仕蘭語和

荷蘭語技能，中學教育亦得以菲仕蘭語為教學媒介。2014 年，通過《初等教育法等修正法（菲仕蘭語教育）》，大幅放寬授課語言限制，菲仕蘭語、地區語言、英語、其他國際語言等也都可作為教學媒介。

（三）妥善安排語言學習順序

在荷蘭的學制中，幼兒園被併入小學。因此，小學分為一到八年級，學生年齡約 4-11 歲。除了荷蘭語，菲仕蘭語是中、小學必修科目。在三語學校中，菲仕蘭語教育內容涵蓋口語和書面語，著重聽、說、讀、寫等能力培養，並發展出相關配套措施，包含教材教法、系統性測驗、親子共學和數位學習平台等（Riemersma, 2023）。英語課程則從五年級開始。一至六年級時，菲仕蘭語和荷蘭語作為教學媒介比率各半；到了七、八年級，再加上英語，其比率分別為：菲仕蘭語 40%、荷蘭語 40%、英語 20%。實施方式具彈性，不同語言或隔週輪替、或每天輪替、或分配在同一天的不同時段（Duarte & Günther-van der Meij, 2018）。由上可知，三語學校教育語言的安排邏輯是，先打好菲仕蘭語和荷蘭語基礎，再加入英語學習。三語學校語言科目和教學媒介配置情形，如表 2 所示。

表 2：菲仕蘭三語學校語言科目和教學媒介配置

項目	菲仕蘭語	荷蘭語	英語
語言科目	1-8 年級	1-8 年級	5-8 年級
教學媒介	1-6 年級（50%） 7-8 年級（40%）	1-6 年級（50%） 7-8 年級（40%）	7-8 年級（20%）

四、菲仕蘭三語學校的實施成效

三語學校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三種語言的學習成績等同或高於平均水準。Riemersma（2023）提到，1950-1970 年代中進行的各種研究均顯示，菲仕蘭多語教育讓學生掌握荷蘭語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亦不會損害其接受中等教育機會。Riemersma & de Vries（2011）指出，三語學校畢業生英語考試都能達到 First Step, Junio 或 Primary 等級（約為 CEFR Pre-A1）。根據 Klinkenberg et al.（2018），1980 年有 54% 的菲仕蘭人口以菲仕蘭語為第一語言的，2015 年回升到 61%。此外，菲仕蘭語各方面能力在 80 至 90 年代大幅衰退，截至 2018 年，理解、閱讀和書寫能力已經大致回復到（或超過）1969 年水準。目前菲士蘭語使用者約有 40 萬人，佔該省總人口 60%，大多是能同時使用荷蘭語或英語的雙語者或三語者（Minority Rights Group, 2024）。綜上所述，三語學校的推廣和多語教育的努力發揮了關鍵效果。菲仕蘭人口掌握菲仕蘭語技能比率歷年變化，如表 3 所示。

表 3：菲仕蘭人口掌握菲仕蘭語技能比率歷年變化

年分	1969	1984	1995	2007	2011	2015	2018
理解	90%	85%	85%	84%	84%	85%	89%
口說	77%	62%	61%	63%	64%	65%	69%
閱讀	44%	34%	34%	45%	48%	51%	58%
書寫	12%	2%	4%	9%	11%	14%	18%

資料來源：Klinkenberg et al. (2018, p54)

五、結語

菲仕蘭三語學校的成功是累積在荷蘭社會百餘年的摸索和努力。本研究發現其關鍵之處在於：（1）由下而上推動語言教育改革。（2）逐步完善法令並且提出明確學習目標。（3）妥善安排語言暴露時間和學習順序。根據上述發現，提出五點建議，作為臺灣未來語言教育政策參考：（1）建立溝通平台，提供各方利害相關人（stakeholders）表達探討語言教育相關理念、案例、策略、成效等議題，以凝聚社會共識。（2）完善法令規範，為語言教育的實施提供法源依據和資源支持，並訂定語言教育學習目標。（3）提倡公私協力，獎勵公私教育機構進行各種語言教育模式創新與實驗教育，定期評估成效與滾動修正做法。以教育網絡形式吸引有相似需求學校主動加入。（4）落實因地制宜，課程規定應具彈性，語言教育的實施方式可因地域、學校屬性靈活配置。（5）鼓勵多語教育研究發展，針對社會關心的復振成效、學習影響、職涯發展等議題進行橫向、縱向研究。期待本研究發揮拋磚引玉之效，促使大家共同思考臺灣語言教育的發展和未來。

參考文獻

- Bayat, Z., Kircher, R., & Van de Velde, H. (2022). Minority language rights to educ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domestic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the case of Frisian in the Netherland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4(1), 81-101.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8.2022.2037291>
- Cenoz, J., & Gorter, D. (2010). The diversity of mult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5, 37-53. <https://doi.org/10.1515/ijsl.2010.038>
- Charamba, E. (2021). Learning and language: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ir mutual interdependences in a multilingual science clas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42(6), 503-521. <https://doi.org/10.1080/01434632.20>

19.1707837

- Cox, S. R., Bak, T. H., Allerhand, M., Redmond, P., Starr, J. M., Deary, I. J., & MacPherson, S. E. (2016). Bilingualism, social cogni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A tale of chickens and eggs. *Neuropsychologia*, *91*, 299-306.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16.08.029>
- Duarte, J., & Günther-van der Meij, M. (2018). Trilingual primary schools in Friesland: The silver bullet in times of growing diversity. In *Meertaligheid en onderwijs: Nederlands Plus* (pp. 90-102). Boom.
- Ellis, E. 2006. Monolingualism: The unmarked case.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7*(2), 173-196. <https://doi.org/10.1558/sols.v7i2.173>
- Enever, J., & Moon, J. (2009). New global contexts for teaching primary ELT: Change and challenge. In J. Enever, J. Moon, & U. Raman (Eds.), *Young learner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5-21). Garnet Education.
- Gastmann, F., & Poarch, G. J. (2022). Cross-language activation during word recognition in child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 role of executive fun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21*, Article 105443.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22.105443>
- Gorter D. (2008). Developing a policy for teaching a minority language: The case of Frisian.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9*(4), 501-520. <https://doi.org/10.1080/14664200802364996>
- Gorter, D., van der Meer, C. & Riemersma, A. (2008). Frisian in the Netherlands. In G. Extra & D. Gorter (Eds.), *Multilingual Europe: Facts and policies* (pp. 185-206). De Gruyter Mouton.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208351.3.185>
- Halliday, M. A. K. (1993). Towards a language-based theory of learning.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5*, 93-116. [https://doi.org/10.1016/0898-5898\(93\)90026-7](https://doi.org/10.1016/0898-5898(93)90026-7)
- Klinkenberg, E. L., Stefan, M. H., & Jonkman, R. J. (2018). *Taal yn Fryslân. De folgjende generaasje* [Language in Friesland. The next generation]. Provinsje Fryslân.

- Krol, D. M. B. (2003). The legislative context of the frisian language in the Netherlands. *Revista de Llengua i Dret*, 39, 101-118.
- Minority Rights Group (2018). *Frisians in the Netherlands*. <https://minorityrights.org/communities/frisians/>
- Poarch, G. J. (2018). Multilingual language control and executive function: A replication study.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3, Article 46. <https://doi.org/10.3389/fcomm.2018.00046>
- Poarch, G. J., & van Hell, J. G. (2012).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inhibitory control in multilingual children: Evidence from second-language learners, bilinguals, and trilingual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13(4), 535-551.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12.06.013>
- Riemersma, A. (2023). *The Frisian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5th ed).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on Mult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Learning.
- Riemersma, A., & de Vries, S. (2011). Trilingual primary education in Fryslân. In *Trilingual primary education in Europe* (pp. 46-67).
- Ytsma, J., Riemersma, A., & de Jong, S. (2007). *The Frisian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4th ed.). Mercator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on Mult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Learning.
- 李岸勤（2022）。多語國家 ê 三語官方語言政策。海翁台語文學，241，76-78。
- 張學謙。（2020）。自我賦權的語言政策：從母語家庭做起。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2-30。
- 陳依玲（2008）語言教育政策促進族群融合之可能性探討。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4(3)，223-250。

